

序跋精萃

中国科幻的未来走向何方

刘慈欣

这本选集就呈现了中国科幻的多样化。本书中所收录的作品，都来自年轻的作家。但科幻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领域，在科幻作家群中，这些作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创作阶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的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与之前的科幻作家相比，他们有着更前卫的思维方式和，对科技的发展和由此驱动的现代生活有着更为丰富和敏感的认识和感受。这些作品各自都呈现着鲜明的风格，其中所展现的未来和宇宙，有的宏大，有的迷离，作品中有鲜活的尘世生活，也有空灵的终极哲思。

比如，选集中有部分作品同时涉及末世的主题，但却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视角。《停电了，我们去南方》用生动的人物群像描述出一个灰暗的灾难后世界，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琴童》虽然篇幅很短，但绘制了一幅唯美的末世水墨画，淡雅而幽深……

选集中的其他作品也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科幻小说的魅力。《伪造者 Z》显示在可能到来的超信息化社会中，人类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精神世界可能面临的诡异的困境；《魂归丹寨》则充满了科幻小说中不常见的乡土气息，与科幻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意境；《奥德修斯之音》则相反，与现实拉开了最大的距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走到了只有哲学能够企及的尽头。这样在终极的时空尺度上展开叙事的作品只占科幻小说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是彰显着科幻小说无法替代的魅力。

在新世纪，世界科幻文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科幻文学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本选集中也有所体现。选集中的这些作品，有些有着明显的科技背景，有些则与现实意义上的科技没有直接关系。大部分作品都显示出对现实和对人的自身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无疑是当前科幻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对于科幻小说的创作理念，比如科幻与科技的关系，科幻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与科普的关系等，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论与看法，但科幻小说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这些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伪命题，多种理念和风格的科幻小说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事实上，这种作品多元化和丰富多彩风格的并存，正是科幻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以美国科幻为例，我们以前对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总是贴上黄金时代、新浪潮和赛博朋克等标志，其实在黄金时代以后的各个阶段，也都是各种风格的作品并存，在前卫的作品形成一个新时代的同时，传统理念的科幻小说也一直在创作和出版。今天，我们在读到《巨石苍穹》和《湮灭》的同时，也能看到《无垠的太空》。而这本选集中作品的多样风格，也显示了中国科幻的成长与成熟。期望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色彩各异的思想世界里，感受人、未来和宇宙的各种可能性。

山西阳泉
2020.06.01

本文为主题科幻小说集《末世》
(郑小驴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代序

我一直在想，江流真会一直不停地浣洗自己，就像一个爱干净的人那样，保持身心的洁净？那个打小听过母亲一句话后才有的念头。母亲说，看看你这双手脏的，真该去大河里洗它一河水！母亲是长江边长大的人。我顶嘴道，把一河水洗脏了怎么办？母亲说，莫说你这双手，就是千万双手，也洗不脏一条大河。母亲把长江叫大河。我说那么多人在大河里洗，不会把大河洗脏？母亲说，大河会自己洗自己的。那话我从此就记在了心里。

去乡多年，一朝归来，早晚都要去看看大江，而那个早晨，我确认母亲的话堪称真理，绝不是什么怪论奇谭。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五月春夏之交，原应冷暖适中，温润恰好，孰料今春雨水多，连绵近月。早上想出去走走时，天阴沉着，雨虽暂时没下，昨夜却是下过的，打雷扯闪，轰隆隆烈雨折腾了一夜。我没睡好，有梦，所梦皆大江涨水，一派浑黄。先读了会儿老杜。那首《夏夜叹》，开头明明是“吴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倒置应景，怎么笔锋一转，又去吟叹“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呢？想想没想明白，放下书，抄起一把折叠伞，就去江边。

一看还真涨水了，江水浩荡，倒没浑。往日这时，江滨步道早已人来人往，而在我的眼里，每个去江边者，都是去浣洗自己的，洗脸，洗面，洗脚，洗心，而大江依然。不知怎的，那个周日反倒没几个人。清早的江天，没有雾气，通透洁净，青山，流水，样样分明，有着丽人浴后的清丽。真正的洪汛还早，昨夜那点雨水，于江流全然不在话下。遂往上游方向走，通常要走过两个码头，出点小汗，方打道回府。步道本就是暗红色，淋了一夜雨，越发红深重，走起来极舒服。朝江面一张见人立立在江边，一把红伞挡住了整个人，也分不清是男是女，一动不动，只

定定做了个观者。盯了一眼脚，像是女士，那就对了：一把撑开的红伞，遮着个面向江流的女士，古典到仿若为清绿的江流，配了朵如花淡红静静开放，刚刚好。情调这东西怪，艳俗只在毫厘之间，浓一分淡一分都会错。而眼前这幅清流红伞图，便如天赐。只不知那个人，是在洗什么呢？

继续走，又飘雨了。很小，连毛毛雨都说不上，勉强可叫雾雨。腾腾雾气，像极了浴室的热气蒸腾。对岸青山顿时隐去了山尖。靠这边，见离一艘船不远处，一位钓者独自在江边，手一扬，将一线钓钩甩出去好远，特潇洒。虽说没有雪，没有蓑衣小船，便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无缘了，倒有另一份洒脱。钓者身材高挑，看着年轻，或是逢周日休息，到江边钓过瘾的吧。猜他该是谈恋爱的年纪，却在钓鱼，足见钓瘾蛮大。不知恋爱会不会有瘾，钓鱼肯定是有的。瘾不在鱼，在独对江流，默默的一场对峙、较量，无锣鼓敲击，无吆喝，胜负都在一念间，考人得很。如此，他是在以那番淡定，洗却世事的其烦么？

再往上游走，雨更大了，伞竟有点撑不住。这时的大江，活脱连蓬头哗哗水流下的浴者，享受。步道上已不见人。不舍周日的这般清寂，忙往江滨大树下走，想找个石凳什么的，坐一会儿，也避避雨。那棵栎树高大，护住一方世界，到底没护住几块石凳，湿得没法坐。大树能挡挡小雨，挡不住大雨，昨夜雨骤风狂，心想早上起来，说不定会听说哪里又积水了，哪里又淹

歌中唱到——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白云的下面是那雪白的羊群——雪白的羊群好像斑斑的白银……这时候，羊是远方是诗，是跪乳，是吉祥，温顺，是你满心的疼爱。于是你俯下身，轻轻地抱起一只小羊羔，就像抱起一个芬芳的婴儿，贴它绵软的小脸，把奶瓶送到它粉红色的嘴上。如果有一只母羊围着你咩咩，那你的心啊，顷刻会软成一汪水，你怎么能夺人之爱呢，你用父母的心态去对待羊。

转瞬之间，美酒飘香，全羊宴来了——你立马垂涎三尺，暗暗羡慕嫉妒那个持刀剪彩的高朋，恨不得冲上去尝第一刀肉。手把肉、鱼羊一锅鲜、酥羊尾、酸羊奶——你的舌尖根本无需诱惑，上面早已布满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你大快朵颐，乐此不疲，你的心里只有色香味形以及鲜嫩抑或软糯。你忘了白云下面的风景，听不到风中隐约的生命呢喃，你全身心地饕餮，但愿长醉不愿醒，你就这样活得左左右右，拧捏而无感。

这次羊肉美食节大赛场上，出现了一道叫做“五彩羊明镜”的佳肴，乒乓球状，蛋清包裹，五色缤纷，上面有绿叶、花瓣、蛋黄酱装饰。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我不便说话，只是冷眼看着人们剥去蛋清，从球体中掏出了一黑一白两种东西，还举箸观赏探讨，这让我不由暗暗咋舌。渴望夺冠的厨师在兴奋地向别人介绍他的杰作，这赤裸裸的食材，原来是羊眼珠。

人类曾经这样说：天上没有龙王，地上没有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文韬武略架海擎天，克隆纳米转基因超导——没有什么不可以为我们所用，没有谁可以阻挡我们改变世界的

脚步……我们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目下无尘。

草原上有一段往事已经鲜为人知，但是并没有在岁月中消逝。我在阅读生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的相关资料时，看到了她的讲述。那时候，她还是个七岁的小姑娘，每天牵着双目失明的阿爸，行走在草原上，这是一件既可以谋生又快快乐的事情，因为草原任何庄重的场合，都渴望他们的琴声和歌唱。月光如豆，霜天寂静，风脚步没有方向，草原的初冬之夜凛冽而空旷。突然，饥饿的狼群从草窠里跳出来，将他们父女团团围住。阿爸凭着灵敏的耳朵听到了眼前的情形，他如大树一般沉稳，摘下身上的马头琴，席地而坐，徐徐奏出古老的长调《辽阔的草原》。幼小的宝音德力格尔，浑身发抖，声音窒息，依然坚韧地跟着音乐唱出声来，那忧伤的琴曲，和雪花一起缓慢飘落，让她的歌声变得安然而明亮……沧桑的草原，流泪的母亲，孤独的老马，折戟的天鹅，还有那覆盖万物的大雪，都走进了她的歌声。歌声弥漫旷野，徐徐注满苍穹。狼竟然像春天的风暴一样开始绵软，慢慢趴下来聆听这音乐，人不知狼的心绪，只看到狼群慢慢退去。

阿爸的眼前一团漆黑，他对狼弹琴，无形中破了天机——动物是有情感活动的，尽管表现得有点乖张离奇。如果说音乐是架在人类心灵之间的彩虹，是沟通不同文化的语言，那么诸如此类的故事提示了我们，音乐的穿透力，不止于人类之间，前提是万物有灵。

在狼群已经远遁的草原上，我曾经带着音乐去观察羊群。我从后面走向羊群，当我在的位置看羊群还是一片灰

白，无法分清一只只羊的轮廓之时，羊群就出现片刻的轻度骚动，说明羊已经知道了我的到来。我把车停在离羊群大约十几米的位置，和牧羊人静默对坐。我打开了音响——音乐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劝奶歌——将声音调至最大。果然，就像新巴尔虎右旗的一位额吉告诉我的那样——听到悠扬的歌声，吃草的牛羊会叼着草尖停止咀嚼，游泳的骏马会悬浮在水中高扬起头颅，眼前的羊儿只只兀立不动，哪怕绿色的汁液顺嘴流出来，那神情就像一个沉浸在故事中的孩子。我将音响关闭，羊儿如梦方醒，复人继续觅食，徜徉着前行。我再一次打开音响，它们重复了刚才的聆听，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一个小秘密——所有的羊都用后背对着我，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后来，我退车，应该并未惊动羊群，羊群里却有了另一次骚动，好像知道美好音乐在离去。

牧羊人早已不是马鞍上的老阿爸了，是远道来草原上的打工者。他只能告诉我，听牧民说羊有后眼，不用回头，就可以看到身后很远的地方。

我该怎么发现羊的后眼呢？

当年，亚洲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在呼伦贝尔，我是这个工厂的羊肉养大的孩子。寒冷的草原，草好，羊醇香，但是食物比较匮乏，羊的头蹄下水是职工宿舍家家户户的主打食材。作为厂长的父亲，是个料理羊的高手。我们家饭桌上的羊美食，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羊杂汤，烩羊尾尖骨，溜腰花，手拉羊肚，现在想想都垂涎。当然，烤羊腿，手把肉，烤全羊之类的红鼎大肉是很少吃的，那是厂子用来给国家换外汇的商品。但是我们获得的营养和美味，并不逊色，例如我们家常吃的水煮羊

头，虽然便宜到五分钱一个，对于身强体壮的我们姐弟四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替代的营养之源。

不知道哪位邻居小朋友告诉我们，说是羊的眼睛最好吃，尤其是眼窝里包裹着眼珠的白油，香而不腻，酥脆爽口，不信你们回家尝尝。我说，我家从来没见过羊眼睛。对呀，我们只见过空空的羊头骨，没见过什么羊眼睛，眼窝油。当然，我们也绝对不会想到其他什么超然物外的问题，比如羊的眼睛是不是布满了哀伤之类，只是看着那些津津有味乐道的小伙伴们馋得直吧嗒嘴。有一天，家里来了表姐表弟，加上我们姐弟，叽叽喳喳，一共八个孩子。没有什么可招待的，父亲便在院子里支起铁炉子，一口气燎干净十个羊头的毛，刷洗掉上面的糊渣，上下劈开，置一口大锅内开煮，香气顿时荡漾四溢，我们就守在锅边，流着口水等待大餐。第二天早上父亲起身一看，十个羊头的眼睛全部被洗劫一空，一地的小淘气，满嘴油光。当然我也忝列其中，说实话，吃相很不美。

我从此知道了父亲的一个秘而不宣的杰作。原来，他每次满脸狡黠地端到桌上的“白玉条”“羊镜子”，就是从羊头骨上悄悄摘除的食材。他将煮熟的原料剖开，切割成半圆形的宽条，裹上淀粉，用羊油一煎，撒上蒜末和野韭菜花，滋滋啦啦地香着，在那个年代里，简直堪称美轮美奂，钟鼓饔玉。关于羊美食，父亲的嘴里从来没有过什么与众不同的字眼，可是他所作的细碎小事总是那么独具一格，非同凡响。有一次，厂子里来了贵宾，除了羊肉，厂里的职工食堂并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是父亲就把我家过年吃的，白蘑吊汤，炒以羊血羊杂碎和当地酸菜、野菜组、笋丁留克丝合成一套涮羊肉，推上了宴客的餐桌，结果大受好评。还有一次，他和母亲发起比赛，让我们姐弟四人做裁判，结果三比一，父亲十字花切法的溜腰花因口感鲜嫩胜出，母亲的薄片溜腰花因口感略硬失败。父亲哈哈大笑，我们兴高采烈……依偎在父母身边的日子真好。

话说回来，羊的后眼在哪里呢？百废上说，当羊瞳孔扩大时，状为矩形，羊的双眼位置偏向头的两侧，使其具有宽广的视野。绵羊视野 270 度至 320 度，山羊视野 320 度至 340 度。羊眼睛的这种位置与结构是它作为被捕食动物的进化结果。当羊竖起身子行走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的万丈深渊。矩形瞳孔的羊因为瞳孔更大，在夜晚也能够看清楚周围，白天睡觉时眼睛闭得更紧，能够更好地避光。

如今，太多的物竞天择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人十万年的卓越进化，细细想，也就是避开了丛林的险境，不再束手充当老虎和北极熊的果腹之物，我们依然还是茫茫生物圈食物链上那个不可不生的小端粒，我们终将融解在潮湿的腐殖层下，抑或沉入河海深处，唯一的不同就是有纷纷的花瓣和音乐相伴。羊的消失，不像水消失在水中那样构成另一种壮大，我们只是四散而去，无影无踪，世上繁芜的微生物一茬茬衰败，不呈现我们前世的任何标记。西尔万·泰松在泰加林的小木屋里观察了半年贝加尔湖，他说对于惧怕腐朽的人来说，贝加尔湖就是一座梦想的坟墓，贝加尔水虱这种小虾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清理完尸体，只在湖底留下象牙般的白骨。我想，那透明的湖水，有足够的力量，使湖底再一次剔净万物，乃至找不到那些白色钙结构的踪影。

万物平等，所有的生灵都是天造地设的千古之谜，一切生命都在生物圈里辗转轮回。一棵树，一株草，一只羊，一条鱼和我们并无二致——在宇宙里拥有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里喜怒哀乐，追求幸福。让我们产生无知的原因，是亘古以来横在我们眼前的漠视。我们是否看见了羊的后眼？回想起来，父亲的工厂，当年每天要加工六七千只白条羊，作为下脚料的羊头在初冬的厂区垛成了山，雪常常覆盖住这座山，如果没有雪，工人就会用席子加以覆盖，只因为进厂的羊群每天从这座山的旁边经过。草原深处的老额吉说过，不能在第二只羊的地方杀羊，牧民杀羊的要领，是让羊没有感到痛就已闭上眼睛。当我们以食为天的时候，要让眼睛安详。我们看待生命，需要一个平等的观点。

我把父亲当年的故事，委婉地讲给了那位渴望冠军的厨师。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2021.5.15 于长江边

笔会

草原晨曲
(油画)
张可扬



江流在不停地浣洗自己

汤世杰

了——如今城市都娇贵，一场雨，弄不好就打得途途阻断，花枝失色。而我竟以为，石凳还会有干处可坐，傻不傻？

转身，见从上游方向，有人朝这边走来。近了，见是两个人，各撑一把伞，时而聚拢说几句话，时而分开并排而行。当两个身影从步道栏杆黑白电影胶片似的光影中拂过时，闪闪烁烁的韵味，如同旧时影像，倒是好看。他们脚下，干干净净的步道映着红光，没一片落叶，没一团泥土，步子便格外爽利。偶有一小汪积水，他们竟故意去踩，水便轻轻溅开，一时纷纷如春花绽放。间或，他们又俯身护栏，朝江心眺望——也是在看那道江流吧？回身又走，直走到我看不见。

待雨稍小些，我方从大树下起身，沿江往回走。那年轻钓者，早已披了件深绿雨披，跟江流的颜色更协调了些，只不知他鱼钓得怎样了。那位观者居然还在，还是没动，细看竟是位男士，如此，他的红雨伞，与江水与他就不搭了——他是来洗眼的么？

往回走到一半，见一艘汽车的灰白驳船，正打夷陵大桥下驶过，五层，透过舷窗见装的都是小轿车，如一幢威武大楼，沉稳地往上游开。甲板上有人走动，他们在拖洗甲板——难道雨天，甲板也要拖洗，为的是不弄脏大江么？大桥上下，没七八艘，也有五六艘货轮——这黄金水道，没一天不繁忙。真想拍张照片，就见步道上，几个穿橘黄雨衣的环卫工，骑着三轮车回来了。原来江边那排平房，正是环卫管理站，他们脚踏泥泞，车兜里尽是断枝落叶，想

必都是昨夜那场雷雨的杰作。想起晨读时流离中的老杜那首写于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时的《夏夜叹》一诗，这才明白，若将他诗中的清夜，换作这个雨后的通透，把他挂牵的守疆士兵，换作这个世界的清洁劳作的人们，倒别有一番滋味。

这时，先前那两位行者又走回来了，双肩宽宽宽帽，像旅游者。听他们说的是上海话或江浙话，我分不清。但他们指着大江说的两个字我倒听清了：干净！那两个字一下划亮了我思绪的暗夜。是啊，干净。这一早上，我看得见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而这一切的干干净净，都有赖江水的干净。

比如这时的江面，真干净，也真好看。大约这样的雨天，因昨夜下得透澈淋漓，雨雾散尽，便通透清丽得到家，让大江如同浴后丽人，正亭亭地走来。虽是雨天，天光倒并不一味地暗，大片大片的云，在头顶飞快飘移，开合不定，偶尔便也有一束一束是阳光的光柱，柔柔射下来，如同舞台射灯，忽而照到这里，照到那里，叫人有一惊一乍的欢喜。洪汛还要过些日子才会到来。我是在大江上游待过的，金沙江两岸，人们为这条大江的洁净付出的牺牲，我皆了然。而经过两道大坝的澄碧，江水依然淡绿，加之天光云影的闪烁不定，对岸山影的深浅浓淡不一，甚或江底礁石堆的高低变幻，那一江清绿流水，颜色和反光也是不定的，却自个儿调适着，或平匀或翻卷，或澄明或黯淡。于是大片大片深浅不一的江水，一如画家笔下的大块面色彩，在雨中静静流着。雨线

将雨脚密集地扎在江面，似有千万位绣工，在星星点点地刺绣着，那不规则的粗犷质感，让一条江流，像一匹无限长的淡绿色亚麻布，自个儿浣洗着，尔后才一直铺向远方——那样的江流，无论观者、钓者和行者，是该都看到了的。

一条那样浩荡的大江，因了它自身的巨大包容，及一直在不停地浣洗，就难免有污浊到不堪的时候。小溪小河是容易脏的，大江因洪水、人的不慎及失敬，也会被弄脏。人工的清洁固然必要，但大江若自己停滞了，又有何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吕氏春秋·尽数》）先贤早就懂得，大自然与人世最大的不同，就在大自然从来都有一种隐秘甚至神奇的自洁能力。如今，即便夏日洪水猛烈，江流也只有短暂的浑黄，即便那时，它也让重浊顽劣的泥沙沉底，把浮荡的朽枝败叶抛到岸边，更靠着自己不息的流动，一直在不停地浣洗着自己。孟德斯鸠有言，“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是如此。”当人与世事跟江流一样，都能不停地浣洗自己时，江流的清碧就更有指望了。如此说来，无论钓者、观者和行者，包括我那天享用的那份干净，都是那些干干净净的心了。

如是，那个初夏之晨，我也算到江边洗过自己了。便对自己说，那就见天去江边走走，想想母亲的话，把大江当良师，恭谨请教，学会不停地浣洗自己，好吗？